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12中国年度儿童文学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 高洪波 方卫平 主编

常新港《我亲爱的童年》

彭学军《兄弟》

王勇英《大脚板老师有办法》

三三《合堂课》

迟子建《蝥蛸儿》

金波《包饺子》

薛卫民《老巷子》

◆ 漓江出版社



2012中国年度儿童文学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选编 高洪波 方卫平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2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高洪波, 方卫平主编; 中国作家协会
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07-6162-2

I. ①2… II. ①高… ②方… ③中…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1592号

2012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

主 编 高洪波 方卫平
选 编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组稿编辑 庞俭克
责任编辑 樊德凤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0×100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162-2
定 价 26.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小 说

卖鸡记	朱山坡 / 2
都是听来的故事	刘梅花 / 7
孤胆“英雄”	周 羽 / 16
写信的人	黄春华 / 23
老歪与小歪	吕清温 / 32
我亲爱的童年	常新港 / 43
七姓蛋	胡继风 / 54
一条杠也是杠	冯与蓝 / 64
老屋的天井	曾维惠 / 72
等待一个电话	薄尊娥 / 84
看了蚂蚁又看云	郭姜燕 / 90
唯有时光	李秋沅 / 99
兄 弟	彭学军 / 107
响当当的李爱球	郁雨君 / 116
大脚板老师有办法	王勇英 / 126
雨季不再来	吴新星 / 135
斗 牛	郑成南 / 143
深秋果园里的一曲离歌	高巧林 / 152
合堂课	三 三 / 157
包饺子	金 波 / 172
雨宝宝	林 蓝 / 172
一棵树	寒 枫 / 173
不打伞	张春明 / 174

儿 歌

儿童诗

小熊猫	宏 坡 / 175
犁 田	唐德亮 / 178
我有一个小树林	高 凯 / 179
总是愿意相信美好	高 源 / 181
散落在春风里的诗	朱丹若 / 182
能开出花朵来吗	吴正阳 / 184
我惊讶于一树的鸟鸣	张牧笛 / 185
宝 石	蓝 蓝 / 187
笔	贾文华 / 188
老巷子	薛卫民 / 189
春天知道她	谢小未 / 191
太阳是日子的部首	李德民 / 193
这样也不错	阿 妙 / 195
黄 昏	施 颖 / 196

散 文

芒	毛云尔 / 200
爷爷的电影院	毛芦芦 / 203
世界末日前的家书	萧 萍 / 206
蝓蝓儿	迟子建 / 213
幸福的长安路	雁 阵 / 214
糖纸仙人	伊 尹 / 219
爱 花	老 臣 / 222
那些长得像天使的	王 蔚 / 225
温暖冬天的菜蔬	宫风华 / 228

故 事

坐飞机	卜佳媚 / 234
再来一次好吗	豆 豆 / 235
我就喜欢光脚丫	戴 芸 / 236
可怜的毛胡子	张晓玲 / 238
下雨天玩什么	张晓玲 / 240
爸爸爱我	张晓玲 / 243

	爸爸，我帮你	李 姗 姗 / 246
	好大好大的爸爸	王 芸 / 247
科学文艺	菜园里的小蜗牛	张 明 明 / 252
	找啊找啊找青蛙	张 月 / 254
	我是“森林主人”我正失去森林 ...	霏 羽 / 256
	编后记	260

A decorative border featuring a vine with leaves and small flowers,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The vine starts at the top left, goes across the top, and then curves down the right side and across the bottom.

小说



卖 鸡 记

朱山坡

那天一早，我带着对学校的眷恋，扛起锄头，正要跟随父亲出发干活，母亲却叫住我。她站在堂屋高高的门槛上，手里倒抓着一只空米桶，声音有些沮丧。

“把家里的鸡担到镇上卖掉吧，总比白白死掉了好。”

家里有十二只鸡，个个都很肥壮，村里很多鸡都死掉了，它们还亭亭玉立。父亲的意思是等母亲生孩子的时候宰杀给她补身子。估计到腊月母亲便要生下第三个弟弟了。

在我们狐疑之际，母亲已经吹响口哨，把散落在院子各角落的鸡召集到一起。

“得卖鸡换粮了。”母亲当机立断地说。

我家的粮仓已经空荡荡的，连老鼠都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了。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这样。本来我们不应窘迫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春天的水稻得了重病，歉收了。接踵而至的便是饥饿，我感觉到肚子里什么也没有。然而，祸不单行的是，从镇上传来了米价不断上扬的消息，与此同时，一场台风过后，鸡瘟也暗暗逼近米庄，十几天前便有人开始往芭蕉地里埋死鸡了，我们甚至听不到清晨的鸡鸣。虽然我家的鸡安然无恙，但母亲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把鸡卖掉，即使便宜一点也要卖掉，一天也不能再等。

我很久没到镇上去了，我早就盼望去一趟镇上了，再不去一趟，谷镇便永远与我无关了。我十分珍惜这一次机会，发奋地在院子里跑圈热身。母亲把鸡拢在一起，不惜血本地往糠里掺杂了一些米饭，把鸡灌得饱饱的，然后

把它们抓进两只四方的竹笼里。母亲郑重地把一根溜滑的扁担交给我，并反复强调，到了镇上，一定要到肉行靠电影院的墙角前找到二舅父，让他帮我把鸡卖掉，然后，用一半钱买米，要买最便宜的，另一半给我们兄弟补交学费。二舅父是卖帽子的，每天都会出现在那里。

还不等母亲把话说完，我已经挑起两笼子鸡上路了。这担子鸡可把我的腰压垮了。日午过后，我才到达镇上。此时赶集的人正陆续散去，街头的摊点也正在收拾，街上的行人稀稀拉拉的，比闲日还冷清，只有那些仍在粥店或粉摊前盯着空酒杯的酒鬼还赖着不愿离开。我跌跌撞撞向电影院赶去。电影院大门紧闭，电影早已经散场，往墙角里看，却不见二舅父。他的摊位所在的位置上躺着一头老母猪，浑身是泥，两排乳房像枯萎的黄瓜粘满了苍蝇。我放下担子，用扁担凶狠地轰走那头母猪，然后向旁边的一个阉鸡老头打听二舅。

“你说的是那个卖草帽的老瘸子？他今天没来，可能快死了。”这个胡子像草一样的白发老头左手捏紧矿泉水瓶，用射出来的水洗掉右手上的血迹，说明他也收拾东西要走了。

我说，我二舅好端端的，不会死的，即使很多人死了，我二舅也不会死。

阉鸡老头说，你多久没看见你二舅了？

我说，大半年啦。

阉鸡老头指着旁边的一堆垃圾说，前几天你二舅在那边绊着一只死鸡，摔了一个跟头，在家里躺着，听说快不行了——你看，那边又有几只死鸡，到处都是死鸡！

不远处的垃圾堆旁果然有几只比我笼子里所有的鸡都要肥大的鸡，跟垃圾混在一起。那么漂亮的鸡竟然被抛弃在垃圾堆里，狗都不理。

阉鸡老头幸灾乐祸地说，你怎么还挑鸡出来卖？谁还敢吃鸡肉啊——全世界的鸡都死光了，你的鸡竟然还没死？等一会儿工商所的人来了要没收你的鸡拿去焚烧、掩埋。

我说，我的鸡没有病，是好鸡，你看，它们像狗一样欢蹦乱跳——我原以为二舅会帮我卖鸡的。

阉鸡老头嗤地笑了笑，你在这里等吧，也许你二舅会来的……

看来阉鸡老头先前的话是真的。那我怎么办？我茫然不知所措。这担子



鸡怎么办？阉鸡老头颤巍巍地站起来，阴阴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卖一只给我吧，总比死了扔掉好。”

我的鸡不会死。我说，你看，我的鸡比你灵活，还要比你长寿。

你，年纪小小的说话怎么那么歹毒——你究竟卖不卖？阉鸡老头不高兴了。

我断然拒绝了他，一只又肥又大的土鸡才五元，这是天底下最荒唐的事！我说，你从垃圾堆那边捡，不要钱，那边还有好几只死鸡。你看，又有人扔死鸡了，挺新鲜的，或许还有热气。

我是熊命，我说过我不会吃病死鸡的。这个倔老头竟索性坐在一旁，笑咪咪地看着我，看那副样子，就是要等，跟我比耐性。

我说，你不用等了，我不会卖给你的，即使我的鸡全死掉了，我也不会贱卖。

老头并不着急，依旧笑咪咪地坐着，并从怀里摸出一根烟杆，悠闲地抽着旱烟。我终于鼓足勇气，张嘴吆喝“卖鸡”。但我的吆喝引来了一个穿红绿相间的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又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他推着垃圾车停在我的旁边，大声斥责我，你怎么能乱扔病死鸡？你是不是要把全镇的居民都害死才甘心！我辩解说，那不是我扔的，我的鸡好好的，死鸡是别人扔的。扫地老头说，你怎么抵赖？这些病死鸡跟你笼子里的鸡明明是一样的，大小和毛都相同，是同一个母鸡生下来的——做了坏事你还死不承认，再狡辩我便罚你的款！说罢，他真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红袖章熟练地戴在手臂上，气势汹汹地看着我。我不敢再争辩，干脆默认了。扫地老头说，你得开口认错。我说，那些死鸡是我的，是我错了，我不该乱扔垃圾累死环卫工。阉鸡老头忍俊不禁，哈哈大笑。那个粗鲁的扫地老头还不肯原谅我，你加重了我的工作量，我不罚你了，但你得送我一只活鸡，就左边笼子黄毛的那只，黄毛的好。我说，不成，我不能白送你一只鸡！扫地老头说，怎么是白送？明明是以鸡代罚款嘛，那么你按规章交罚款也成。扫地老头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单据在我眼前晃荡。我哗一声哭了。我是真哭，委屈，害怕，绝望，孤立无援。

想不到阉鸡老头竟然站出来为我求情、辩护，先是客气地说了一通，后来跟扫地老头大声论理，最后甚至卷起袖子做出要打架的凶悍相来。也许扫地老头明白自己打不过阉鸡老头，对阉鸡老头“呸”了一声，恶狠狠地骂

了几句，扫兴地拉着木车走了。出于对阉鸡老头的感激，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在米行关门之前买到哪怕可怜的几斤米，我答应卖给阉鸡老头一只鸡，五元钱。

阉鸡老头从笼子里随意抓了一只鸡，掂了掂，但迟疑了：我不能欺负你，鸡我不买了，你还是早点回家吧。

我挑着担子，走在通往米行的漫长而古老的石板路上，稀稀拉拉的行人主动为我闪出一条通道来。

米行冷冷清清的，但还没有关门。他们仿佛是在等我，而且等了很长的时间。米行的老板们个个都热情洋溢，但当知道我的口袋里没有钱后，他们马上把热情藏了起来，像财主遇上了强盗似的。几家米店甚至把店外的东西搬回店里，要关门了。还在等待我表态的老板已经多次问我到底要哪一种米。最贵的一块八，最便宜的一块三。

“究竟你买不买米？”

我犹豫不决。

“米，凭什么那么贵？”我嘟囔说。

他们嘲讽说，贵什么，喊，如果嫌米贵，干吗还要来！

我回过神来，急中生智：“我，我决定以鸡换米，一斤鸡五斤米。”

但我的建议刚提出，便唤醒了米行老板们的警觉：去，你怎么把一担病鸡挑到米行来呢！我们的米还要不要卖！你想坏了我们的米！

我争辩说，我的鸡不是病鸡。

“你看你的鸡，头都蔫了，歪歪斜斜的，还不是病鸡？还想换我们的米！你为什么挑一担狗屎来换我们的米？这里不是环卫站，你把鸡倒到垃圾站去！不过，垃圾站也不准你倒的，你把它埋了，谷河对岸有一块空地，高佬养鸡场天天往那里埋鸡，那里的草长得比你高哩。”

我反唇相讥说：“我的鸡没病，比你们灵活，还比你们长寿。”

我的话一下子激怒了他们，有人抓起一把扫帚要驱赶我。我只好走。

然而，我细看笼子里的鸡，它们的神态的确变得病恹恹的，垂头丧气，萎靡不振，像公判台上的囚犯。我得赶紧把它们挑回到家里，至少让它们活着站在母亲的面前。我得与时间赛跑。然而，抬头看天，不知何时头上已经黑云涌动，天地变色。



黄昏突然降临。

我不想让笼子里的鸡一只只地死在路上，步子走得挺快，不知不觉走上了回家的山路。

山路两旁密林如盖，幽暗得像一条通往地狱的隧道。我一个人走在这条漫长的山路上，密谋了许久的大雨突然降临，像山体滑坡一样，猝不及防。

大雨哗啦，像鬼嚎，像冰雹，砸在我的身上，连树荫也无法阻挡。我和笼子里的鸡都变成了落汤鸡。密林间的山路被雨雾笼罩，所有的关于鬼的传说一下占领了我的脑袋。

全身突然颤栗，头发仿佛竖了起来，群鬼在身后追赶。我惊惶而逃，两只笼子摆动得很厉害，在一个转弯处，后笼子被一树桩钩了一下，我忽然失去平衡，双脚一滑，仰面摔倒。我以最快的速度爬起来，但两只笼子正从不同的方向往山脚的深渊滚下去。我拼命地追。幸好，两只笼子也停止了滚动，被两棵树卡住了。但笼子是空的，受了惊吓和雨淋的鸡如惊弓之鸟，拼命往荆棘堆里钻。

在追赶一只鸡的时候，我突然掉进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坑里，双脚踩着了几块木板，我知道，掉进棺材坑了。山洪不断灌注进来，坑里的水越来越多，我以为我会被淹死在这里。

空山无人，孤立无援，我终于号啕大哭。但号哭反而增加了内心的恐惧，在慌乱中，我抓住一块长长的棺材板，顺着这块板，借助杂草的力量，艰难地爬出了棺材坑。

恐惧到极点便是勇敢。棺材坑都掉进去一次了，我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我豁出去了，疯狂地在每一个树丛、草丛中寻找，把那些首尾不能兼顾的鸡一只只地从灌木丛中拖出来，狠狠地塞进笼子里去。

回到村庄，雨停了，村里一片寂静，人们早已经安睡。我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拍响家门，叫了一声“妈”。

当母亲和父亲看到我挑着一担鸡失魂落魄地站在门口的时候，目瞪口呆，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妈，你看，鸡还活着，我给你全部带回来了。”我说完就蔫倒了。

母亲用灯照了照笼子里的鸡，尽管每一只都奄奄一息，歪歪扭扭的，像身受重伤的战士，但它们还顽强地站立着，直到半夜才一个个倒地死去。父

亲连夜把它们分别埋到了十二棵芭蕉树下。不久后，那十二棵芭蕉树一下子长得像榕树一样茂盛。

选自上海《少年文艺》2012年第1-2期

精彩点评：

在小说中，主人公“我”与所有孩子一样渴望进城，将家人所托看得比天大，不服输的个性随着情节的推进也不断地发展：从卖鸡时“捍卫”自家鸡“名誉”的倔犟到归家途中遭遇风雨时的坚韧顽强，其精神品质在天灾人祸的摧折中得到的却是淬炼与升华。《卖鸡记》成功地捕捉到我们在童年时期会遭遇的“典型恐惧”，将它们安排进故事，并在整体写实的基调中于结尾处别出心裁地引入了颇为浪漫的笔法，那“长得像榕树一样茂盛”的十二棵芭蕉树，正是迎着风雨洗礼顽强生长的孩子们蓬勃生命的象征。

（王帅乃）

都是听来的故事

刘梅花

狼

我爷爷说，狼有状元之才，是极聪明的。像我这样的人，笨的，当然不如狼有智慧。读过很多狼的故事，但是我从来也没见过真正的狼，狼毛都没见过一根。



如果硬要说见过狼，动物园的那两匹算不算呢？它俩当然是狼，可是，两匹狼太老了啊，太落魄了啊，跟我想象中的美狼可差远了。

都说相见不如想念。我内心的苍狼，是狼应该有的样子，要霸气，要凶狠，要充满狼味。还要有狼的智慧，狼的狡黠，狼的矫健和飒飒英姿。可是呢，那两匹狼，甭提多失败了。它们披着一身脏毛，还正在一坨一坨掉毛，太难看，蔫头耷脑的，目光黯淡，根本没有传说中狼的神采。我们村任何一条笨狗都比它们精神气儿足。

我常常想，它俩，算不算狼呢？也许，不算吧，没有狼灵魂的狼，就不能算。所以，我觉得要见就见真正的狼，拒绝承认它俩。看它们，蔫蔫地躺在铁笼子里，像什么样啊。

梅里雪姐姐见过狼，她小时候亲眼见过。天色黑下来，老黄风呼呼地刮呀刮，狼就提着爪子进村了，两盏绿灯一样的眼睛在飘来飘去，幽灵一样。大人们疾呼，狼来了，狼来了。以至于在她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为狼是两盏绿灯笼做的。没有头，没有尾巴，就两盏绿幽幽的光在飘移，鬼一样恐怖。

后来，她终于在白天见到了狼。那匹狼很敏捷，嗖一下跳进猪圈，叼起一只半大的猪，头一甩，就把猪驮在脊背上飞一样逃走了。她说，狼在很浓密的青蒿丛里贴着地皮飞奔，把草滩劈出一条线来，眨眼就不见了。

梅姐的妈妈很伤心地哭泣，一头猪是很大的损失。可是梅姐的一个哥哥却非常兴奋，因为狼让他大开眼界，他激动地满庄子奔跑，给每一个遇见的人叙述狼背猪的过程。这个哥哥描述得很精彩，尤其善于模仿。他把头一甩，背一弓，像极了狼的动作。

他简直太亢奋了，根本无暇顾及自家的猪，一遍遍给人比画，意犹未尽。不过，他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猪在狼脊背上那么老实呢？为什么不挣扎？他简直很期待狼再一次进村，再背一次猪，好让他研究一下猪在狼背上的状态。

梅姐说，她老家是个牧民村落，世代以放牧牛羊为生，和狼相处基本和谐。但是，冬天下大雪之后，狼找不到食物，就会进村偷袭羊。狼的本性比较凶残，它跳进羊圈不是吃掉一只羊就算，而是要咬死很多羊。狼偷袭一次还不算完，还会来第二次。

她有个叔叔，会一种捕狼的方法，名字很恐怖，叫“立血柱”。

深秋，牧民们要大批宰牛羊了，这位叔叔就去把牛羊血收集起来存放。山里天气凉，深秋就开始结冰。到了冬天，下大雪，狼就要蠢蠢欲动偷羊了。这时候，用一个粗烟筒当模具，把一枚两面都是刀刃的大刀立在模具里，灌入血汁，上面洒上胡椒粉花椒粉，立在屋顶上冻起来。只要一个晚上，就冻结实了。除去模具，一个血柱子就冻好了。如此反复，几把利刃大刀，做好几个血柱子备用。

大雪过后，狼就巡视在村庄附近，伺机袭击羊群。晚上，血柱子立在羊圈周围。狼来啦，它闻见了血腥味儿，直奔血柱子。它太喜欢这个美味的血块了，伸长舌头左一下右一下舔舐。

花椒和胡椒粉的作用是让狼的舌头麻木起来。狼饿啊，就使劲吃使劲吃，一直往下舔啊舔。寒光一闪，露出锋利的刀刃，狼浑然不觉，卷着舌头一圈一圈舔舐，狼舌就被削成一绺儿一绺儿的。等它发现舌头没了，为时已晚。隔两天狼就疼死了。削下来的狼舌就被牧民们宝贝一样抬走了。

这个方法很残忍，但是，在人力单薄的牧民村子里，为了保护羊，不得不拿来捕狼。

这个狼舌头呢，是一味好药，你一定没听说过。那个年代的牧区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很差。尤其到了冬天，小孩子感冒发烧，扁桃体发炎，咽喉肿痛，滴水不进。对这种病，狼舌头有奇效。

削一点狼舌头，指甲盖大，穿一根线，打个扣儿，系在小孩牙齿上，让狼舌刚刚够到咽喉部位。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两三个时辰过后，狼舌化了，肿痛慢慢消失，小孩可以喝水进食了。这样可以救命的狼舌，因为不容易得到，只留给小孩用，大人不敢轻易用。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世代代的牧民们，就靠狼舌当药材。我想也许是以毒攻毒的药理作用吧。据说狼舌头含毒，狼牙齿也有毒。还好，狼彼此喜欢的时候不接吻。不然，亲热一下，毒来毒往，情蒙蒙爱蒙蒙，两匹狼都中毒倒下了。

梅姐说她的母亲小时候得了重感冒。咽喉肿痛，几天水米不打牙，奄奄一息。家人已经绝望的时候，恰好有个找牛的牧人进帐来讨水喝。梅姐的母亲真是福大命大，这个牧人正好有一丁点儿狼舌，就救了命。



多么伟大的狼舌头啊，若不是那一丁点儿狼舌头，梅姐就没法做我的朋友了。依稀记得学医时老师讲过，狼舌主治舌肿、化脓性扁桃体炎、结喉、脓肿……因为要保护动物，这类情志类药材现在不提倡用，所以老师讲得很简要。

狼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是它们自己去偷羊而吃了血柱子，也不会去报复，忍声吞气死了算了。若是有人主动打狼撵到它们老巢，尤其是打死狼崽子，就会招惹来狼的报复。

梅姐说有一户人家闲着没事，上山打死了几只狼崽子。但是，狼寻着气味找来了，而且彻夜围着帐房嚎叫，这家人提心吊胆过了一个冬天，夜夜守护羊圈。所以除了狼袭击羊群才要杀狼，不然不会招惹它。

梅姐说，偶尔有狼咬死羊，也有人套狼。如果狼很过分了，就要用一种套狼的铁扣子。铁扣子上拴了熟牛皮套索。我当然也没见过这种铁扣子，真是遗憾啊。梅姐说，这种扣子放在大铁锅里，加羊油，煮呀煮呀煮好几天，直到牛皮套子渗透了羊油，铁扣子一点儿人的气味都没有，才捞出来。铁扣子上凝固了白白的羊油，小心地放在狼出没的地方。

狼对人的气味特别敏感，但是这么煮过之后，全是羊油的味道，是狼喜欢的。狼来了，踩在牛皮套索上，触动机关，咔嚓，铁扣子夹住狼腿。可怜的狼，就此呜呼哀哉。也许这就是空手套白狼吧。

有时冤家路窄，山野里，狼很饿人很乏，突然相遇。有句俗话说，麻杆子打狼——两下里都怕。狼的天敌也许就是人，好像老虎狮子都不吃狼。可是呢，狼虽然怕人，却也吃人。人虽然杀狼，却也怕狼。狭路相逢勇者胜，人狼对峙的过程一定惊心动魄。事情的转机，就靠智慧和勇气。

我爷爷说过一个故事。某人冬天黑夜里赶路，遇见一群狼。狼一般七匹为一群，那群狼怎么也有七八匹吧。狼前后左右夹住人，保持一定距离。那人是个壮汉，不怎么害怕，呼啦啦点燃了路边的鞭麻墩。你可能没见过鞭麻，那是一种很耐烧的植物，我老家那边很多。此人每隔几步就点燃一墩路边的鞭麻，他抡着棍子，打得火星子飞溅，狼近在咫尺却不敢靠前，眼睁睁看着壮汉一路点火，一路扬长而去。

做个壮汉真好，什么都不怕，一身好力气好胆识，连狼都不在乎。

老家每年正月十五夜里都要跳火堆子，整个村子里点燃无数的火堆，人

喊马叫，放鞭炮，跳火堆，闹腾到半夜才肯罢休。现在想来，这种仪式，除了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外，可能也是对狼的震慑吧，相当于军事演习。

我四姑妈见过狼。何止是见过啊，还差点被狼吃了。在她十来岁的时候，去深山里亲戚家。亲戚进城去了，留下她照顾家里两个小孩子。

晚上，风刮得呼呼响，把窗纸吹得啪嗒啪嗒。两个小孩也就四五岁，天黑了就哭着找妈妈，四姑妈怎么哄都哄不乖。

狼循着孩子的哭声来了，呱嗒，呱嗒，爪子踩在冰碴上，不紧不慢，毫不急躁，是一匹老练的狼。亲戚家没有院墙，一个黄土台子上一间破房子，三个小孩而已。狼把两盏绿幽幽的灯笼照在窗户上，从被风吹破的窗纸洞里窥视。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四姑妈和两个小孩吓得没命地哭喊。

狼呼哧呼哧喘气，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它举起一只爪子，哧啦哧啦抓破窗纸。又用爪子拍打木头格子的窗户，打得啪啪啪直抖。狼还低低地吼了几声，牙齿切得咯吱咯吱响。它太高兴了，这三个白白嫩嫩的小孩，真正是美味啊。

四姑妈惊恐之中跳下炕，把大案板扛到炕上挡住窗子，后背死死顶住。穷人家仅仅这件家当能拿来挡狼。那时的窗子很小，二尺见方，牛肋巴一样，横竖几根木头做成格子，糊上白纸，贴上窗花。大案板倒是很结实，足以抵抗狼的袭击。

狼走了，没了声息。夜深人静，猫头鹰偶尔叫几声，声音恐怖，阴森森地渗进骨头。四姑妈吓破了胆，指挥两个小孩拿来扁担顶着案板，她骑在扁担上。三个人在炕上瑟瑟地抖成一团。

好久好久之后，也许是凌晨两三点钟了，两个小孩已经熟睡，四姑妈也睡意朦胧的时候，狼又来了。她清晰地听见狼爪子踩在冰碴上，呱嗒，呱嗒，轻轻地，不紧不慢地，走近窗户。不，不是一匹，是两匹。四姑妈的牙齿和身体都在颤抖，扁担也在颤抖，案板抖得啪啪啪直响。

然后，是狼爪子挠门板的哧啾哧啾声，先是门板上挠，后来是窗户上挠，真的是两匹狼啊。声音还是不紧不慢，胜券在握的感觉。狼挠门板的位置很精确，就在门闩的位置。据说狼只在门板上挠一个洞，就能伸进爪子拨开门闩。那时候的门都是那样，你懂的。

四姑妈几乎绝望了，也许被狼吃掉只是时间问题。惊恐无助的她开始放